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显晔 著

GUANHUANRENJIA



官

家



官家

显陵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官宦人家/ 显晔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ISBN 7-5306-3254-X

I. 官… II. 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966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362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20000 册 定价: 23.00 元

序

在×地有一×姓的人家，夫妻关系一直不好。文化大革命时期，打架成为这对夫妻的主要交往，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生活是在三天一打、两天一小打的家庭战争中度过的。每每战火燃起，家里的锅碗瓢盆便成了女方（书中的女主人公宋新菊的原型）的泄愤对象。战争结束后，往往都是满地狼藉，事后不得不花上家庭收入的一半钱去购置锅碗瓢盆。一九七三年的夏天，在这对夫妻的一次家庭战争中，女方将康熙年间的一个铜盆摔得粉碎。男方（书中的男主人公尚惠祥的原型）跪在地上，拢着那铜盆的碎片，泪水泉涌般地潸然而下，整整一个小时没有动地儿。当时女方吓坏了，直劲儿给男方赔不是。男方便凄惨地说：“你不是不知道，这是我奶奶的遗物，你咋舍得摔啊！”

这对夫妻打架的起因都是一些陈年往事，譬如让男方早年丢官降职的战友（书中的女主人公富月桃的原型）的缠绕和当年儿子夭折的事。女方埋怨男方，如果摆脱那女人的纠缠，男方能落到今天这步天地？如果男方多关心点儿儿子，儿子能夭折吗？如果这个儿子是男方的日本太太（书中的女主人公山田美惠子的原型）所生，男方还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死去吗？

男方的身体很不好，战争年代的创伤导致他一生被肺病所困扰。其实男方很早就调到了他地，由于夫妻感情不和，女方始终没有搬家，而是与男方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因身体的缘故，男方每年冬季不得不回到家里养病。当时他们家有个桐油涂过的大炕，煤火把炕烧得很热。女方出去干临时工，中午不回家，男方便在家里给孩子们把饭做好，然后坐在炕上摆弄一沓美人的照片，泪水顺着他的脸颊往下落。

再说这户人家的儿女中，有位小男孩非常聪明，等到其他孩子上学之后，便用甜甜的小嘴过来劝解父亲，父亲一高兴，竟然将自己看似生命一般的照片展示给了自己的儿子。于是，小男孩从父亲那里知道了哪一张照片上的人是他的太奶（书中的女主人公卢婉玉的原型），哪一张照片上的人是他的二太奶（书中的女主人公于秀英的原型），哪一张照片上的人又是他的姨太奶（书中的女主人公于秀花的原型），他的二太奶和姨太奶是什么关系，在什么情况下嫁到他家的。从那时起，这男孩就深深地为他太奶的美貌和智慧所震撼，为他姨太奶的一生所悲哀。他暗自发誓，一定要写上一本书，来缅怀他那苦命的姨太奶。

后来这孩子又看到了他奶奶（书中的女主人公严瑞萱的原型）的照片。同时从举止迟疑的父亲手中接过两张年轻女子的照片。经他再三追问，他的父亲方才告诉他，两张照片上的女人谁是父亲的日本太太，谁又是父亲的那位战友。这使他深深地意识到，她们俩便是家庭战争的导火索。

说起这位中年人，竟然有着辉煌的历史。由于作战勇猛，参军不足两个月的时间便当上了排长，这在整个东北的解放战争史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例子。他二十八岁那年（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便被吉林省委任命为省委×部干部处处长。就在他被提拔为×地区行署副专员、开始移交手上的工作、准备前去赴任的时

候,他与战友的暗情东窗事发。是一位直接提拔他的省委副书记做了批示,他才没有被一撸到底,多少落了一个小科长的职。这就是家庭战争中女方为什么要大骂那个缠上她男人的“骚女人”的缘故。可男方一直在维护着那女人的声誉,好像那女人是一尊美神,不容他妻子的污言秽语所玷污。

那汉子时常叹息,叹息他命运悲惨,一生潦倒。如果不是那次瘟疫,或许他的夫人还是那个日本女人。如果他当年的心稍微硬一点儿,或许今天的妻子不是那个与他青梅竹马的姑娘(书中女主人公尚旺琴的原型),就是那个经受住血与火的战争考验的战友了。或许他也不会落个丢官降职的处分,或许今天的他有着另一番生活天地。

一九七八年九月,本可以飞黄腾达的他英年早逝,故去的时候仅有五十二岁。留给儿女的除了抱恨一生的潦倒,也就只有一个大木匣子里的一部家谱,一份长达五万字的回忆材料以及六本密密麻麻的、记载着他的祖母从出嫁到故去前后近四十年的家族兴衰、沧桑变化的史实。

这就是作者叙述的一个年代并不久远的小故事,也是《官宦人家》一书史料的由来。

是的,《官宦人家》一书采用的是现代派的写法,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剥削阶级的丑恶一面,无情地鞭挞了地主阶级的残酷与黑暗,同时也倒出了豪宅内部一个个女人追求“爱情”的心声与不幸遭遇。

不仅如此,《官宦人家》一书还从另一个角度描述了主人公卢婉玉在女婿严江潮和孙子尚惠祥的影响下对自己进行的一场大革命,带动全家脱离地主阶级的阵营而投入到无产阶级革命怀抱的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故事。可以说,《官宦人家》(下)又是一部家族革命史,作者以大量的篇幅描述了尚惠祥的革命历程以及处理历

史遗留问题的举措与不忍,但是尚惠祥又有自己的局限性,最终还是没有摆脱“情”的束缚。

这就是家族史实长篇小说《官宦人家》。她和《红楼梦》一样都是描写女人故事的,以婉玉在尚家近四十年的历史背景为衬托,描写了于氏姐妹的悲哀,描写了月娥春娥的不幸,描写了山田美惠子的执著,描写了尚秉燕妄图突破伦理道德观念去追求“爱”的徒劳,描写了旺琴姑娘和富月桃把“爱情”看得贵似生命的超乎常理的做法,同样也描写了宋新菊为了追求生存而牢牢抓住破碎家庭纽带的执拗。小说自始至终贯穿一个“情”字,通过“情”的构思塑造了主人公卢婉玉、于秀花、于秀英、谭月娥、谭春娥、山田美惠子、尚秉燕、尚旺琴、富月桃以及尚秉炎、尚惠祥等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不仅如此,小说还成功地描述了尚世宁这个人物形象的变化过程,刻画出他如何由一个天真无邪的大孩子转变为充分暴露其兽性本质的无恶不作的刽子手,由此而映衬出人的正反两面性。小说故事婉转曲折,情节真实感人,笔蕴酣畅自如,无疑是一部反映原汁原味的大户人家生活历史、体现人生百态、沧桑沉浮的长篇史卷。有关人士读后认为,《官宦人家》是一部读者爱不释手的好作品。

显 晔

二〇〇〇年六月

上

CAG LAG

第一章

傍依着乌拉城南十里多远的松江河畔，坐落着一座豪宅。由于连年战乱，胡子出没难定，主人竟将这座硕大的宅院建造得如同城池一般坚固。院墙宽达八尺有余，是用尺长见方的上好石料夹杂着白灰搀和的粘土垒砌而成，高达两丈三，备有箭楼、瞭望台等护城设施，而墙外是宽达丈二的壕沟。平日里，不时有笨拙的狗熊跌入壕沟而无法逃生，不幸成为宅院主人的猎物。面向吉林的方向是宅院的正门，那门高达一丈，朱红色的老漆明光铮亮，门上楔着铆钉，裹着铁皮，厚达尺余，质地是一色的老岭百年红松。城门开时，两边各是四个壮汉，喊着号子，吱呀呀地一阵摩擦声响，二十名家丁护着院门，大车浩浩荡荡地出进。每逢此时，定是府宅有重大活动。这不，一早晨门楼便挂起了两个醒目的大红灯笼，院门大开，两排穿着统一的家丁持枪而立，气派非凡。一辆辆马车、一排排人群进出频繁，怎么回事？原来今天是宅院里三少爷的喜庆之日。

说起这座宅院，乃是前朝提都尚维琛的府第。这尚维琛当年身经百战，光那俄毛子战将的首级就提了不下百颗，关东大地可以说是赫赫有名。可是清廷的衰败，官场的腐朽，使他悲伤已极，厌弃了那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生活，便在宣统元年将手上的兵权交给了胞弟尚维钊，自己归隐田园，修身养性。

尚维琛有五个儿子，大少爷尚世清在光绪十五年去北京念书，不想竟然参加了革命党，后来听说参加孙中山的什么暴动跑到了南方。尚维琛一怒之下，将这个不肖子从祖宗的名册里抹去。二少爷尚世冲虽已过了而立之年，妻妾儿女一大帮，却仍然放荡不羁，吃喝嫖赌吸鸦片，可谓是无所不为。尚维琛将此子列入五逆行列，但除了恨得牙根痒以外，也是别无办法可言。那四少爷因患痼疾于两年前过世。在四少爷过世的那一月，尚维琛将前朝一名谭姓管带的两个女儿接入府宅冲喜，可是房事未行，公子便一命呜呼。可惜这两位妙龄小姐，情窦乍开便做起了望门寡，伴随着眼泪被老爷锁在了深宅大院，苦不堪言。还有那小少爷尚世宁，才打长春公立学堂出来便和丫环、家丁混在了一起，整日里喊着不知道哪里来的新词儿，嚷嚷着要男女平等，上下平等，要老爷解除四奶奶们的禁锢，另嫁他人，被尚维琛暴打了一百军棍，交于三少爷尚世彬严加看管。其实三少爷心里明白，老爷之所以这样做，目的也就是一条，让他把小少爷调教出来。再说这三少爷尚世彬，现在可是老爷的顶梁柱子，由于得到老爷的真传，练就了一身好拳脚。不仅如此，生意场上尚世彬也是一把子好手，几年里，乌拉城里的铺子被他打点得红红火火，双阳永吉两县八百七十五垧地的租子每年也按期收了上来。正因为如此，博得老爷的厚爱，为他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太太叫卢婉婷。

说起这卢婉婷，乃是乌拉城内前朝道台卢瑞安的长女。当地人婚嫁讲究颇多，养女儿一般都要配双。这卢老爷自打生下婉婷以后，就一心想要第二个女儿，可是往下咋的都是公子了，眼瞅着婉婷过了十一岁，想着独女难嫁人、独女做填房的习俗，把个卢老爷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考虑到女儿天生的心口顽疾，看着婉婷那弱不禁风的身体，为了女儿一生的幸福，他不顾太太们的反对，将太太的丫环纳为第五房太太。这下可好，婉婷十二岁那年，总算

又盼来了一个女儿，这女儿名叫婉玉。嫁女要嫁双，可是两女年龄相差太大，在卢老爷的提议下，尚家于九年前迎娶婉婷过了门，而婉玉暂留卢府寄养，只待年龄一到，再行迎娶大礼。

再说那婉玉小姐，现也年过二八，长得那般的俊秀，面如美玉，腮如桃花，柳眉凤眼，樱唇玉齿，再加上高挑的个儿，可真是一副倾国倾城之貌，闭月羞花之身，其美艳远在姐姐之上。这几年，尚世彬每每见到他这位未过门的姨太太，便乐得心花怒放，更加盼待迎娶婉玉的日子。

说来也怪，下了数日的大雪，到了民国四年十二月十日这一天戛然而止。一大早儿，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露出了他那慈祥的笑脸，好似婉玉小姐的美艳打动了老人家，舍不得再睡懒觉了，匆匆步入穹隆，来为佳人送行。

鞭炮齐鸣，婉玉身着银底大红碎花棉旗袍缓步走出闺房，那旗袍的大襟处镶上了藏蓝色的绣边，而且外披一件紫貂披肩，头戴一顶蓝色凤顶，凤顶的帽檐儿是一色的黄狗狗毛，温暖而柔软，顶子上镶嵌着一颗鹅卵大的蓝色猫眼，可谓是价值连城。婉玉脚穿一双海蓝色女式毡靴，衣襟上还挂着许多玉片儿，那凤顶帽檐的眉心处还坠着一方碧玉翡翠，衬上那粉腮上红红的胭脂，更加突出美人的娇贵与动人。由尚府前来护卫的三十二名马弁不约而同停止了说笑，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位仙女般的新娘，他们跟随着尚维钊师长走南闯北，还从未看见过如此美艳的姑娘。

虽然尚世彬经常到卢府来，婉玉对夫君的人品早已熟知，称谓上也早就以“哥”来冠之，可是这临别的时刻，面对娘复杂的表情，不免还是泣不成声了。卢瑞安拍拍女儿的肩头，心疼地说：“闺女，委屈你了。”

“爹何出此言，哥是好人，何况过去是和姐姐做伴，孩儿不会受什么委屈的。只是……爹、大娘过来一下，女儿有话要说。”婉

玉抹了一把泪，将老爷和太太拉到一旁，避开了送行的人们，扑通跪在了雪地上：“爹、大娘在上，女儿有一事相求。我娘生性软弱，平日里没少受二娘三娘的气，孩儿只怕这一离去，她们又会生出何种事端，我娘不知又会遭受何种磨难。只求爹、大娘关爱着点儿我娘，让她少受点儿欺，我这里给爹、大娘磕头了。”

婉玉一连磕了三个头。

太太心地醇厚，想着婉玉陪同婉婷共侍一夫，平日里总把婉玉当成亲生的来疼。她将婉玉扶起，抹去脸上的泪珠，慈祥地说：“难为孩子有这份孝心，即使你不说，你娘我也会管的，她毕竟是我的人，是我看着她长大的。玉儿放心，你走以后我就让你娘跟我来住，我倒要看看她们咋样欺她。”

对过儿的三姨太似乎意识到婉玉与老爷太太说她，便不干不净地骂起街来：“哟，我当是啥金枝玉叶哪，可是去做皇后不成？咋的，原来是给人家做小呀，看来天生也是一条贱命，跟她那娘可是一个屌色！”

骂了一阵儿，见没人理会，就扭着屁股，一摇三晃悻悻地回屋去了。五姨太咬着下唇，泪水潸然而下。

又一阵鞭炮声响，婉玉跪在五姨太面前磕了个头，说了声“娘保重！”尚府的两名女宾便将绣着蓝色花边的红盖头盖到婉玉头上，搀扶着上了花轿。

唢呐声起，尚府迎亲的队伍开始出发返回了。

此时还是上午，太阳映衬下的东北大地一片银装素裹，封冻的松江江面金光闪闪，沿途的树木玉树银花。婉玉拽了盖头，掀起轿帘痴情地欣赏这万里冰封的北国。身处大自然，她的内心是踏实的，然而看到那些高头大马上士兵色迷迷的目光时，她又慌乱了起来。是啊，她这是嫁人，是三娘所谓的给人家做小，她今后会像娘那样受姐姐的欺吗？

这年头正是袁世凯当政的乱世之秋，土匪活动猖獗，松江吼已经截去许多出嫁的新娘了。虽然路途不远，尚维琛还是记挂儿媳的安危，便将前来道喜的二老爷的亲兵全部打发过来迎娶新娘。马弁们全都骑着一色的红棕马，荷枪实弹，队前队尾各为五人，并排而走，队左队右各是一字型的队列。新娘花轿的前后各为一辆马车，车上架着机关枪，枪手警觉地巡视着前后左右，随时准备保卫新娘的安危。

有这样的护卫，迎亲队伍自然是气宇轩昂。虽然雪漫腿窝，可是唢呐声自始至终响彻原野，沿途各屯子的百姓争先恐后地观看这百年一遇的迎亲场面。

过了正午，迎亲的队伍回到了尚府。

这尚府建造得非同一般，亭台楼阁应有尽有。整个府第分为前后两院。前院以一条宽敞的石板路来划分走向，路西是接待客人、府宅议事、娱乐、家丁打尖的处所，有庭院、车马厅、戏园子、“宗蕊堂”，后面有个小院，院内三十六座房宅，院南六间为老爷处所，其余的皆为接待亲戚朋友的馆驿，平日里全空着，这日却亲朋满座，有二老爷及其卫兵，有舅老爷一家，还有大小姐二小姐一家。路东则是一处梨园，梨园的背面通向一个角门，角门内是一应下人的住所。步入后院，则有一处院门，门楼上有一方匾额，写着“怡园门”，门的两边各站一名婆子，严禁客人和家丁步入后院。顺着院门进入后院，石板路分成了东西走向，东边有座小桥，桥下清溪潺潺，桥上有座牌楼，写着“小桥流水”的楷体汉书。跨过桥面便进入了夏日里垂柳泱泱、冬季是松柏葱翠的别园，园内便是两座雅致的房舍，有匾横于房舍前的亭檐处，名曰“碧云学堂”，整个尚府的弟子们都受教于这幽雅的环境中。在“碧云学堂”后面是一片好大的树林，此树林称“闲云野鹤”，分为三个不同树种，紧挨碧云学堂的是松树林，靠近城墙根的是柳树林，环绕尚府的那条小溪溪

畔栽种的是冬青林。在石板路的西边是座门楼，门楼有匾曰“杏花村”，村内是一座座宅院，宅院如克隆一般，别无二致，只能从宅院门前的匾额上分辨是哪位公子小姐的住所。三少爷尚世彬的宅院叫“翠育轩”，三小姐尚世莲的宅院叫“静菇涵”，二少爷尚世冲的宅院叫“诏月堂”，小少爷尚世宁的宅院叫“润清斋”。而老爷将四少爷家眷安插到“翠育轩”隔壁的一个小院，老爷起名为“素心庵”，规约小院的主人要一心念佛，且记勿生淫邪杂念，无老爷允准不得擅入前院，见到少爷子侄应颌首而过，不得擅自交接言语。不仅如此，老爷还在“素心庵”的门楼上刻出一个告诫石碑曰“男丁不得入内，违者家法惩治”。这家法有三，一则鞭刑，二则棍刑，三则沉江。所以好色之极的二少爷也是望而却步。

民国二年五月，婉玉曾来过尚府一次，看到尚府的秀丽景色，还以为自己走进了《石头记》中的大观园。从那时起，她就喜欢上这个美丽的庭院了。

在一阵鞭炮声中，婉玉下了轿子，由女宾引导，顺着侧门走进了前院石板路西的一套馆所。馆所共三间大房，正门的匾额上写着“眷栈”二字。这是当地婚嫁的必经之所，大凡大户人家迎娶正房少夫人时，新娘在娘家上轿时的所有行装皆为娘家的陪送。到了婆家，第一站便是进入称之为“眷栈”的处所，卸去娘家的陪送，换上婆家的装束，方行大婚礼仪。

“眷栈”摆设富丽堂皇，被褥齐整的火炕和两道燃烧的火墙将房间烘烤得如炎炎夏日。通往正厅的房门门帘低垂，门帘上绣着两只戏水的鸳鸯。透过门帘，可以听到正厅的嘈杂声，看来正厅里的人可不算少。婉玉内心有点儿发慌，盖着红盖头茫然地注视着脚底下的大理石地面。

这时候红盖头被揭了下来。

婉玉看见屋里有四个丫环，两个正在向屋地当央的硕大木盆

里对着热水,而另外两个模样俊俏点儿的跟在她的身后。再就是一个年长的婆子了。那婆子肥肥胖胖,向婉玉道了一个万福悄声说:“三少奶奶,我是咱府里的司仪,三少奶奶叫我张嬷好了。”

“张嬷。”婉玉轻声唤道。

“三少奶奶上炕吧。”张嬷说完,又向门帘处高喊:“新人上炕!”

那两个丫环将婉玉搀上了炕。手捧着婉玉的两条腿等候司仪的指令。

“新人卸装!”张嬷再次向门帘处高喊。

丫环开始给婉玉卸起装来。

张嬷唱道:“绣边红盖一顶,羊毛擀毡毡靴一双,绣边缎袜一双,狗毛凤顶一顶,蓝色猫眼一个,碧玉翡翠一个,金耳环一副,红宝石戒指一个,紫貂披肩一件,银缎绣边旗袍一件,裘皮坎肩一件,绣边花缎内衬一件,绣边红肚一件,长命银锁一个,翡翠玉镯一副,玉片六个……”

正厅里烟雾蒙蒙的,老爷抽着旱烟锅子,而太太凌夫人捧着水烟。那太太的水烟别具一格,是一色的银制烟具。据说这支水烟是当时娘家的陪嫁品,一直为姐姐所用,后来姐姐死了才落到她手上。那账房先生是个老学究,听说光绪年间曾做过一任知府,现在沦落到只能在府上记账了。此时他伏在案桌上记载着张嬷唱出的新人陪嫁的贴身物品。

直等到张嬷唱到“新人沐浴”时,尚维琛方才轻咳一声说:“太奢侈了,难为卢老爷的用心,他害怕咱们委屈了孩子。婉婷,快去招呼着点儿,人家孩子细皮嫩肉的,可别让下人怠慢了。”

三少奶奶婉婷今天也是一身新装,她向老爷太太道了个万福,便轻掀门帘走进了侧厅。

婉玉正在沐浴,见到姐姐缓步走来,泪水立时夺眶而出。

“姐……”仅此一句，婉玉便哽咽住了。

“好妹妹，可别这样，这大喜的日子，老爷太太这么器重，姐姐都替你高兴哪。”

婉婷屏退丫环，蹲下身来，亲自为婉玉洗浴，婉玉感动地哭出声来。

“难为孩子了，早早儿离开父母，还是怯生呀。婉婷呀，现在你是玉儿的主心骨，你就让妹妹好好地哭一场吧！”正厅里太太对着门帘说道。她叹了一口气，又对尚世彬说：“老三呀，可要好好待承你这太太。这孩子在家娇生惯养，你可不敢像对婷儿那样动粗的，孩子倘有什么闪失，娘可不饶你。”

“谨遵娘教诲，孩儿定会善待婉玉的。”尚世彬毕恭毕敬地说。他比婉婷小两岁，身材魁梧，长得浓眉大眼。那高挺的鼻梁，白净的皮肤，陪衬上一件金色绣边的红袍马褂，外套一件红樱碎花玉缎对襟补褂，足蹬一双橙黄色擗毡男靴，腰系羊脂玉佩，头戴一顶锦缎狮毛龙顶，顶子上嵌着一颗闪闪发亮的珍珠，更体现出小伙子的潇洒与英俊。

侧厅里传来司仪的叫唱：“处子查验。”

这是新娘步入“眷栈”所走的环节中最重要的一步。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着结果。

“查验毕！”张嬷嬷的叫唱使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新人上装……”

这次婉玉换上了标志的婚装，身穿金色绣边的红底金花旗袍，虎皮披肩，足蹬黄色擗毡女靴，头戴一顶锦缎狮毛凤顶，顶子上也嵌着一颗闪闪发亮的珍珠，红盖头也换成了走着金线绣着金边的大鸟衔珠图。

等婉玉化好妆、顶着红盖头步入正厅的时候，在场的直系人亲都想得见新人秀色。然而婚俗毕竟是婚俗，只有大婚次日，新人婆